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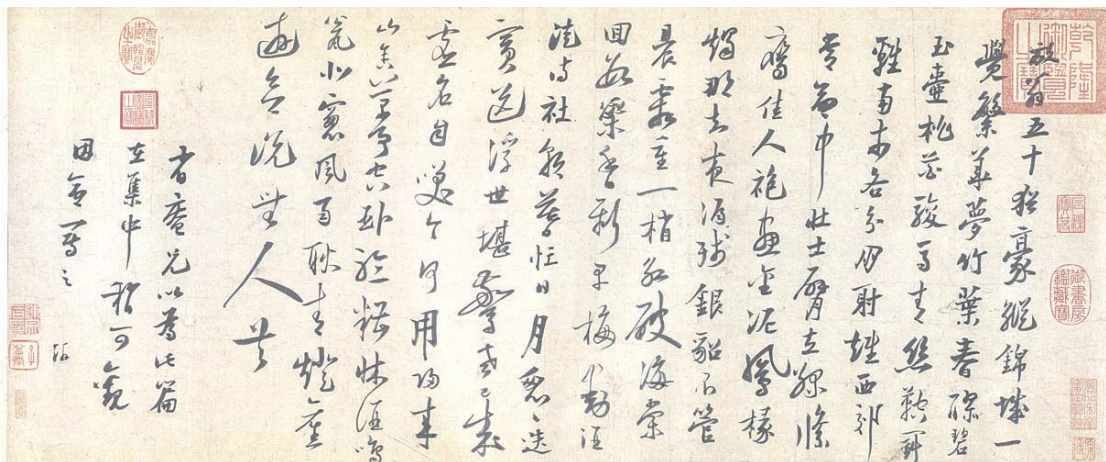
# 在诗歌中飘香的蜀酒(下)

□许永强

唐代成都城南万里桥一带民间酒业生产和销售亦颇为有名。唐代张籍《成都曲》就有名句：“万里桥边多酒家，游人爱向谁家宿。”可见游人往来不绝，酒家生意兴隆。可处处酒家好，游人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。到了五代十国时期，前蜀宰相韦庄《南邻》有“南邻酒熟爱相招”，前蜀高僧贯休《大蜀皇帝寿春日进尧铭舜颂二首》有“家家锦绣香醪熟”，前蜀著名词人牛峤《女冠子》有“卓女烧春浓美”，这些诗句都反映了成都酿酒业的发达。



陆游像



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陆游行草书《怀成都十韵诗卷》中就有描写成都美酒的诗句。图据故宫博物院官网

## 酿酒发达

### 益州官楼酒如海

唐代的酒业经过魏晋南北朝，在技术上和生产规模上皆已有了很大发展。随着经济的繁荣，官、私饮酒之风大盛。唐明皇、唐僖宗流亡成都期间，行官日常所需用酒也主要取自成都官府酿酒作坊。《岁华纪丽谱》引《旧记》记载，唐明皇曾“至成都，市酒于富春坊”，可见当时成都“富春坊”酿酒享有盛名。

杜甫诗云“东望少城花满烟，百花高楼更可怜。谁能载酒开金盏，唤取佳人舞绣筵。”感慨成都少城一带繁花似锦，酒楼林立，饮宴兴盛。北宋初，曾两度出任知益州的张咏云：“酒肆夜不扃”。曾任宰相的杨亿在《成都》一诗中说：“五丁力尽蜀川通，千古成都绿耐醲。”曾任成都宰的吴中复在《游海云寺唱和诗》中写道：“绿樽好伴衰翁醉，十月残春不秒留。”“臣僚及友人诗酒唱和，一喝就是十来天。”谢景初唱道：“心惜吏闲文酒乐，雅欢未既即离觞。”喝酒喝了半月之久，尚未尽兴。元代辞官入蜀游的诗人汪元量在《成都》诗云：“锦城满目是烟花，处处红楼卖酒家。”

作为西南地区最繁华的城市，成都同时也是酒肆、酒楼最繁华、最密集之地。陆游《楼上醉书》中说：“益州官楼酒如海，我来解旗论日买。”说的就是官酿机构卖酒的盛况。而说到民间酿酒，苏轼不可不提。在《东坡志林》中，他还为后人留下了酿造蜜酒的方法：“每米一斗，用蒸饼面二两半，如常法，取醱液，再入蒸饼面一两醱之……”

苏东坡酒量虽差，却爱饮酒，更喜欢写酒，在其诗、词、赋、散文中，处处飘散着酒香，他有300多首词作传世，其中“酒”字出现了90多次。林语堂由此评价苏轼，是“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、造酒试验家、酒仙”。

## 游乐盛行

### 新翻酒令著词章

《北梦琐言》载成都饮酒之风：“蜀之士子莫不沾酒，慕相如涤器之风也”。成都游乐风气盛行，游乐时饮酒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。诗人方干《蜀中》诗：“游子去游多不归，春风酒味胜馀时”就是真实反映。《壶中餐录》记唐宋时期成都踏青节：“蜀中风俗，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。都人士女，络绎游



杜甫千诗碑。图据杜甫草堂官网

赏，缙幕歌酒，散在四郊”。成都城中的摩诃池、大慈寺、散花楼、东门外合江亭等地皆为士人游乐饮酒之地，杜甫、薛涛、武元衡、柳公绰、高骈等诗人在其地留下了大量饮酒诗歌。

花蕊夫人《官词》中也有描写蜀官夜宴的诗句：“苑中排比宴秋宵，弦管笙琮各自调。日晚阁门传圣旨，明朝尽放紫宸朝。”“管弦声急满龙池，宫女藏钩夜宴时。”“夜深饮散月初斜，无限官娥乱插花。”

游乐饮酒之风盛行，也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，饮酒行酒令就是其中之一。花蕊夫人《官词》中描述官中行酒令情形：“新翻酒令著词章，侍宴初闻忆却忙。宣使近臣传赐本，书家院里遍抄将。”蜀官宴饮四时不绝，春日万物复苏，百花齐放，有游春赏花宴：“海棠花发盛春天，游赏无时引御筵。绕岸结成红锦帐，暖枝犹拂画楼船。”在御园龙池流杯亭边制作木质仙女，侍酒赏春：“春日龙池小宴开，岸边亭子号流杯。沈檀刻作神仙女，对捧金尊水上来。”

宫廷宴饮风盛，民间亦是宴饮不绝。《蜀梼杌》记载，前后蜀时期：“村落闾巷之间，弦管歌声，合筵社会，昼夜相接。”北宋刘锡《至道圣德颂》记五代至北宋成都民俗：“俗尚嬉游，家多宴乐。”诗人田况也写道：“槛外游人满，林间饮帐鲜。众音方杂沓，徐景列留连。座客无辞醉，芳菲又一年。”

## 酒助诗兴

### 百岁光阴半归酒

酒生诗情，诗助酒兴。古代诗人往往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们游览名

山大川，友朋高会，往往要饮酒赋诗抒欢畅情怀；离乡背井，怀才不遇，世道不公，诗人又往往借酒浇愁，发泄牢骚，以诗吐露心中积忿。

诗圣杜甫在四川漂泊八年之久，酷好川酒，悠闲时“浅把涓涓酒，深凭送此生”；愁闷时借酒浇愁：“蜀酒禁愁得，无钱何处赊？”无钱买酒，赊钱也要饮：“邻人有美酒，稚子夜能赊。”饮川酒似乎成了杜甫的生活日常：“此身醒复醉，乘兴即为家”；“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尽生前有限杯”，嗜酒如命，无以复加。诗圣笔下记载了多种四川美酒，用亲身经历和体会得出了“蜀酒浓无敌”的结论。

杜甫离开成都，到了梓州（今四川三台），在射洪瞻仰陈子昂遗迹时，杜甫陪王侍御在通泉东山野亭饮酒，说“江水东流去，清樽日复斜”，饮至天晚，尚不停杯，“狂歌过于胜，得醉即为家”，还赞美“射洪春酒寒仍绿，目极伤神谁为携”，以至后人吴陈琰说：“射洪春酒美，曾记少陵诗。”

杜甫的诗是当之无愧的“诗史”，不仅记录了他所生活时代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，还为四川美酒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录。在广汉房公湖泛舟饮酒，杜甫写有《舟前小鹅儿》：“鹅儿黄似酒，对酒爱新鹅。”“鹅黄”是汉州酒名，卢照邻诗曰：“鹅黄粉白车中出。”苏东坡诗曰：“小舟浮鸭绿，大杓泻鹅黄。”可见鹅黄酒在唐宋时极负盛名。

永泰元年（765年），杜甫买舟由岷江、长江出川，途经戎州（今四川宜宾），杨使君用戎州官酿泥头酒招待。此酒冬酿以泥封存，来春开封取饮，其色深碧，其味醇香。杜甫写诗赞叹：“重碧拈春酒，轻红擘荔枝”。宜宾今产五粮液，或许得益于此传统。后来黄庭坚在戎州，同样是荔枝配酒，写诗重提老杜往事：“王公权家荔枝绿，廖致平家荔枝支。试倾一杯重碧色，快剥千颗轻红肌。拨醅葡萄未足数，堆盘马乳不同时。谁能同此胜绝味，唯有老杜东楼诗。”

另一位诗人入蜀也爱上了川酒，陆游曾自喻：“百岁光阴半归酒，一生事业略存诗”。早在入川之时，陆游的诗中就有酒，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云：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销魂。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途经南充到汉中，郊区一座极为普通的小酒店也使他忘情不已：“桃花如烧酒如油，缓辔郊原当出游。”“取酒清明果州路，半天

高柳小青楼。”在成都，开心时喝酒，郁闷时也喝酒。想到金人进犯，自己却不能上阵杀敌，陆游写道：“兴来买尽市桥酒，大车磊落堆长瓶；哀丝豪竹助剧饮，如钜野受黄河倾。平时一滴不入口，意气顿使千人惊。国仇未报壮士老，匣中宝剑夜有声。”在摄嘉州（今四川乐山）政事期间，陆游也特别欣赏乐山可口的佳肴美酒，写有《登荔枝楼》：“公事无多厨酿美，此身不负负嘉州。”

在陆游的诗中，有14首与酒市有关，和酒有关的更是难以计数。许多蜀中名酒也因为他的诗词得以流传。品尝鹅黄酒时，陆游感慨：“叹息风流今未泯，两川名酝避鹅黄。”荣州（今四川荣县）的琥珀酒令他沉醉不已：“鹅黄名酝何由得，且醉杯中琥珀红。”品鉴苏轼家乡眉州（今四川眉山）的玻璃春时，他写道：“眉州玻璃天马驹，出门已无万里涂。”郫县（今四川成都郫都区）的郫筒酒，让诗人甘愿典衣沽酒，但求一醉：“未死旧游如可继，典衣犹拟醉郫筒。”

清代乾嘉年间四川遂宁性灵派诗人张问陶亦嗜酒成癖，留下许多题酒名篇。在成都，他有《饮酒诗十篇》，抒写对蜀酒的酷爱：“不泛百花潭，不登峨眉山。忘情到山水，更比闲人闲……诗卷飞天外，朝衣醉田间。……我生三十年，年年游醉乡，不知百年中，当倾几万觞。”在喝了薛涛酒后，赋诗《朴园属咏薛涛酒》：“千古艳才难冷落，一杯名酒忽缠绵。色香好领闲中味，泡影重开死后缘，我醉更怜唐节镇，枇杷花底梦西川。”朋友送来家酿美酒，他写了《汉州张忆堂赠家酿曰海棠春口占致谢》：“碧鸡坊里苦吟身，金雁桥边送酒人。艳色名香何处处，乡心沉醉海棠春。”

不仅自己爱酒，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也支持他饮酒：“爱君笔底有烟霞，自拔金钗付酒家，修到人间才子妇，不辞清瘦似梅花。”张问陶在川江蜀道旅途，一遇名酒，必饮赋诗。三十岁那年，他偕妻同兄一道从成都由水路进京任职，在宜宾，他“船窗自击泥头酒，味谏轩南为少留。”到了泸州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泸州好》三首，一开始就赞叹“衔杯却爱泸州好，十指寒香给客橙”，继而描绘酒楼盛况：“滩平山远人潇洒，酒绿灯红水蔚蓝。”又说“禁愁凭蜀酒，扶醉一开颜”，可见对宜宾、泸州美酒的厚爱。在北京任职，张问陶仍念念不忘家乡美酒，还想“归欤好买成都酒，唤取当垆典鹤鹑”。